

9月15日上午,在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一批普氏野马将被转运到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国内首次采用远距离散装转运,就是在转运过程中马匹将全程保持清醒状态,不再采用以往麻醉装箱的办法。普氏野马有着6000万年进化史,是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濒危的大型野生动物,曾因盗猎与环境变化,在我国一度接近野外灭绝。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从国外引进野马,在新疆、甘肃等地建立繁育基地,一步步为它们搭建“回家之路”。时至今日,正好四十周年。

## 转运1030公里 克服多个难点

15日早上八点半,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装车工作,整个装车的时间预计在1小时左右。按照计划,本次将转运4个种群,共28匹普氏野马,从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转运到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距离大概是1030公里,车程预计14—15个小时。

本次普氏野马转运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这是国内首次采用远距离散装转运,就是在转运过程中马匹将全程保持清醒状态,不再采用以往麻醉装箱的办法。这样也是为了避免马匹因麻醉出现的意外情况。为了实现这一方式,这次转运也是克服了多个难点。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普氏野马的警觉性很高,对于人类的靠近很警惕,如何将马匹从马圈引到转运车上,是一个难点。马圈里停放着转运车,车厢与脚手架搭建起的通道连接在一起,通道尽头挖了一个土坑,转运车都停在这个土坑里。挖这个土坑是为了车厢和地面的高度接近,让马匹穿过通道后能直接进入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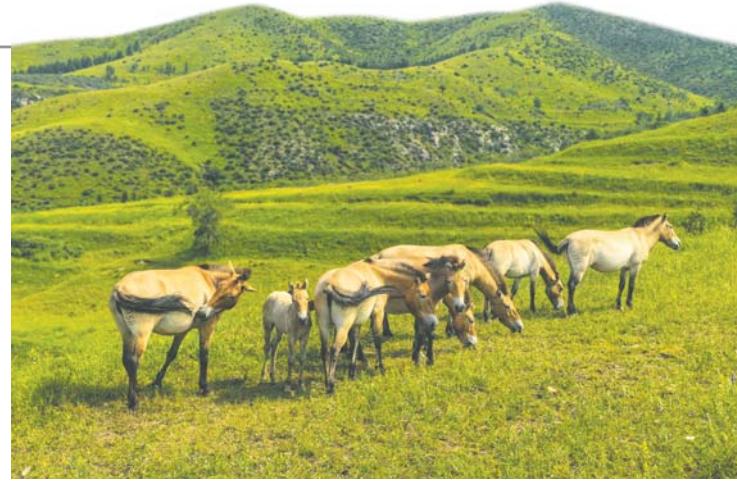
普氏野马的种群观念很强,马群之间不能混在一起进行转运,不然容易打架。所以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共调运了4辆转运车,将4个马群分开转运。为了让马匹在车厢里更舒服,工作人员在车厢里铺了一层沙土和饲草的混合物,这样不仅防滑,还能降低马匹受伤的概率。

最近几天,工作人员对马群的饮食也做了调整,平时一匹马一天大概会吃30斤草料,这两天会减去约三分之一的量,这样在保证健康的同时可以降低马匹的活力,减少应激反应的发生。

这次转运需要14—15个小时,运输途中,马匹的饮食及安全保障如何呢?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转运车上放了胡萝卜、饲草,还在车厢里放了软皮的水盆,保障食物、饮水的需求。此外,在转运车队中,还准备了双氧水、肾上腺素、生理盐水、包扎绷带等药品,以及长柄注射器、外科手术器械等医用器械,应对意外发生。

# 从几近灭绝到重生 它们经历了什么

普氏野马首次远距离散装转运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普氏野马(7月14日摄)。新华社发

## 从灭绝到重生 普氏野马重返野外

我国的普氏野马如何到了国外?又是什么时候引进回国的?引进后在繁育保护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

普氏野马原分布于我国新疆和甘肃地区,1878年,外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发现野马并获取了标本,普氏野马因此得名。随后,普氏野马被猎捕到国外,加之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普氏野马的分布区和种群数量锐减,最终于上世纪中叶在野外灭绝,目前仅存的普氏野马也都是流

失国外野马的后代,长期处于人工饲养环境。

1985年,我国启动了“野马返乡计划”,先后数次从英国、德国和美国引进普氏野马,到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和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进行繁育保护,逐步恢复和重建普氏野马野生种群。普氏野马刚回到国内时,由于缺乏相关材料和经验,繁殖规律、饲养管理、疾病预防、打造生存环境等所有的流程只能靠工作人员自己摸索总结。

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原主任张国琪介绍:“刚开始饲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啥难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养。结果在慢慢养的过程当中,你观察它、适应它,发现还是

有一定难度。”

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野生动物管理科科长王红军说:“这个中心的前身是个治沙站,这一片全是荒漠,包括现在能看到的树还有灌木,都是中心职工组织种的,营造生境的过程还是很艰辛的。”

2010年、2012年,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将部分马匹调运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马圈湾、后坑等湿地进行散放。所谓的散放,就是普氏野马仍然生活在围栏里,但是面积足够大,约有1万公顷,而且还有适度的人工干预。

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原总高级工程师孙志成介绍:“为防止野马到这里不适应,不采食植物或者膘情不行,影响它的繁殖,所以准备了大量的饲草,还有一些豆子、玉米、胡萝卜。”

为了促进普氏野马野性恢复和基因结构改良,从2023年开始,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散放的部分普氏野马放归到纯野外环境的湿地中。此次28匹普氏野马抵达后,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将达到212匹。

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是全国最早接收普氏野马繁育任务的基地之一,这里为普氏野马野外种群恢复提供了关键种源支撑。

据央视

## □延伸阅读

# 普氏野马还乡40年 中国方案守护“活化石”

今年是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四十周年。8月6日,“普氏野马回归40周年”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记者获悉,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被国际公认为物种重引入的成功典范。目前,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正持续推进普氏野马野化放归工作,其栖息地不断扩大。

20世纪70年代,我国宣布国内普氏野马野外绝迹。为拯救这一物种,1985年我国启动实施“野马返乡”计划,从国外引进野马并在新疆和甘肃建立繁育基地。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依托独特的地理与生态优势,成为普氏野马繁衍生息的核心家园。当地通过实施科学保护策略,建立专业监测体系、优化栖息地环境、持续推进野化放归,促使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稳步攀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余明海介绍,新疆总结出野马圈养繁殖、半散放训练、软野放三步走的方法。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至今已累计繁殖普氏野马800

余匹,野放18批次146匹,新疆现有普氏野马已达546匹。

近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普氏野马种群扩散和扩大放归试验,先后向蒙古国以及甘肃、宁夏、内蒙古多省区输送普氏野马41匹,通过跨区域合作,合力推进普氏野马保护,为普氏野马提供更广阔的栖息地,让普氏野马种群得到有效的恢复。

今年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频传好消息:短短几个月,5匹“贺兰山籍”小马驹相继降生。“贺兰山的地形、植被和气候条件与野马在新疆的生活环境相似,近年来通过持续生态修复,为野马提供了优质栖息地。”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吴涛介绍,2024年12月以来,当地先后从新疆引入3批次18匹普氏野马,经过适应性训练后全部放归野外,目前放归种群规模增至23匹。甘肃省普氏野马种群规模也在持续扩大,总数已突破250匹。

2025年7月,新疆与甘肃、内蒙古、宁夏的保护者再聚首,细数着四省区的野马分布:新疆546匹,甘肃

250多匹,内蒙古17匹,宁夏23匹,总数突破900匹,占全球三分之一。

“新疆提供种源,甘肃探索野化,内蒙古、宁夏拓展分布区。”吴涛说,这种协同让野马摆脱了“孤岛困境”。“2017年来自新疆的7匹野马已成为我们圈养种群的核心繁育力量。”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张强威说。

在敦煌西湖的“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前,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科研科负责人姜雪展示着视频监控画面:“新疆教我们用卫星项圈,444路视频监控,60个生态定位站,现在我们能实时追踪每匹马的轨迹。”

“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的增长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李林海说,从濒临灭绝到种群复壮,普氏野马的保护成果,正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生动缩影。通过跨区域合作,持续开展野化放归,未来有望让更多普氏野马回归大自然,实现种群的可持续发展。据新华社、央广网



普氏野马和蒙古野驴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水源地饮水(7月28日摄)。新华社发